

破幽夢孤鴈漢宮秋雜劇

元曲选校注

元 馬致遠撰
明吳興臧晉叔校

楔子

主编 王学奇

冲末扮番王引部落上詩云
一箇帳秋風

盧夜月聽悲笳控弦百萬爲君

家某乃呼韓耶單于是也久居朔

射獵爲生攻伐爲事文王曾澑俺東

俺講和獯鬻獮狁逐代易名留

第二冊 上卷

和



元曲选校注

第二册

上 卷

王学奇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1)
元曲选序	(1)
元曲选序二	(11)
天台陶九成论曲	(20)
燕南芝庵论曲	(38)
高安周挺斋论曲	(78)
吴兴赵子昂论曲	(85)
丹丘先生论曲	(89)
涵虚子论曲	(94)
元曲论	(145)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杂剧	(168)
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杂剧	(210)
包待制陈州粜米杂剧	(258)
玉清庵错送鸳鸯被杂剧	(308)
随何赚风魔蒯通杂剧	(343)
温太真玉镜台杂剧	(380)
杨氏女杀狗劝夫杂剧	(423)
相国寺公孙合汗衫杂剧	(467)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杂剧	(515)
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	(561)
(以上为第一册上卷)	
张天师断风花雪月杂剧	(597)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杂剧	(636)
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杂剧	(679)
同乐院燕青博鱼杂剧	(735)
临江驿潇湘秋夜雨杂剧	(775)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	(817)
楚昭公疏者下船杂剧	(849)
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杂剧	(885)
薛仁贵荣归故里杂剧	(931)
裴少俊墙头马上杂剧	(968)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	(1006)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杂剧	(1047)
朱砂担滴水浮沤记杂剧	(1086)
便宜行事虎头牌杂剧	(1122)
(以上为第一册下卷)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杂剧	(1155)
冻苏秦衣锦还乡杂剧	(1198)
翠红乡儿女两团圆杂剧	(1255)
李素兰风月玉壶春杂剧	(1304)
吕洞宾度铁拐李岳杂剧	(1344)
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杂剧	(1404)
陶学士醉写风光好杂剧	(1439)
鲁大夫秋胡戏妻杂剧	(1494)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杂剧	(1527)

半夜雷轰荐福碑杂剧	(1566)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	(1607)
(以上为第二册上卷)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杂剧	(1641)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杂剧	(1682)
说韩诸伍员吹箫杂剧	(1722)
河南府张鼎勘头巾杂剧	(1762)
黑旋风双献功杂剧	(1802)
迷青琐倩女离魂杂剧	(1853)
西华山陈抟高卧杂剧	(1895)
庞涓夜走马陵道杂剧	(1928)
救孝子贤母不认尸杂剧	(1974)
邯郸道省悟黄粱梦杂剧	(2014)
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杂剧	(2045)
醉思乡王粲登楼杂剧	(2078)
昊天塔孟良盗骨杂剧	(2120)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杂剧	(2149)
(以上为第二册下卷)	
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杂剧	(2197)
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	(2257)
四丞相高会丽春堂杂剧	(2309)
孟德耀举案齐眉杂剧	(2345)
包龙图智勘后庭花杂剧	(2382)
死生交范张鸡黍杂剧	(2426)
玉箫女两世姻缘杂剧	(2475)
宜秋山赵礼让肥杂剧	(2516)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杂剧	(2542)

桃花女破法嫁周公杂剧	(2572)
陈季卿误上竹叶舟杂剧	(2631)
布袋和尚忍字记杂剧	(2688)
(以上为第三册上卷)	
谢金莲诗酒红梨花杂剧	(2737)
铁拐李度金童玉女杂剧	(2763)
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杂剧	(2797)
崔府君断冤家债主杂剧	(2852)
伶梅香骗翰林风月杂剧	(2890)
尉迟恭单鞭夺槊杂剧	(2961)
吕洞宾三度城南柳杂剧	(2996)
须贾大夫谇范叔杂剧	(3028)
李云英风送梧桐叶杂剧	(3077)
花间四友东坡梦杂剧	(3113)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杂剧	(3148)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杂剧	(3191)
汉高皇濯足气英布杂剧	(3222)
(以上为第三册下卷)	
两军师隔江斗智杂剧	(3269)
马丹阳度脱刘行首杂剧	(3325)
月明和尚度柳翠杂剧	(3369)
刘晨阮肇误入桃源杂剧	(3417)
张孔目智勘魔合罗杂剧	(3461)
玎玎珰珰盆儿鬼杂剧	(3506)
荆楚臣重对玉梳记杂剧	(3554)
逞风流王焕百花亭杂剧	(3596)
秦脩然竹坞听琴杂剧	(3639)

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杂剧	(3672)
赵氏孤儿大报仇杂剧	(3713)
感天动地窦娥冤杂剧	(3762)
(以上为第四册上卷)	
梁山泊李逵负荆杂剧	(3817)
萧淑兰情寄菩萨蛮杂剧	(3850)
锦云堂暗定连环计杂剧	(3886)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杂剧	(3943)
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杂剧	(3982)
都孔目风雨还牢末杂剧	(4041)
洞庭湖柳毅传书杂剧	(4084)
风雨像生货郎旦杂剧	(4123)
望江亭中秋切鲙杂剧	(4170)
马丹阳三度任风子杂剧	(4209)
萨真人夜断碧桃花杂剧	(4247)
沙门岛张生煮海杂剧	(4292)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杂剧	(4325)
冯玉兰夜月泣江舟杂剧	(4365)
《元曲选·音释》探微	(4404)
编后记	(4419)
(以上为第四册下卷)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1]杂剧

楔子

(冲末^[2]扮刘天祥、搽旦^[3]杨氏、正末刘天瑞、二旦张氏、俫儿^[4]同上。) (刘天祥诗云：) 白云朝朝走，青山日日闲。自家无运智^[5]，只道作家^[6]难。自家汴梁西关外人氏，姓刘名天祥。大嫂^[7]杨氏。兄弟是刘天瑞，二嫂张氏。我根前无甚儿女。止天瑞兄弟有个孩儿，年三岁也，唤做安住。我那先娶的婆婆^[8]可亡化了。这婆婆是我后娶的，他根前带过一个女孩儿来，唤做丑哥。我这兄弟和李社长交厚，曾指腹为婚。李社长根前得了个女孩儿，唤做定奴，也三岁了。他两个可是两亲家。如今为这六料^[9]不收，上司言语着俺分房^[10]减口，兄弟你守着祖业，俺两口儿到他邦外府，赶熟^[11]去来。(搽旦云：) 哪两个年纪高大，去不的了。(正末云：) 哥哥和嫂嫂守着祖业，我和二嫂引着安住孩儿，趁熟走一遭去。(刘天祥云：) 这等，你与我请将李社长来者。(正末云：) 我便请去。(做请科，云：) 李亲家在家么？(社长上，云：) 谁唤门哩？我开开这门，原来刘亲家，有什么话说？(正末云：) 哪哥哥有请。(见科。)(社长云：) 亲家，你来唤我，莫不为分房减口之事么？(刘天祥云：) 正是。只因年岁饥歉，难以度日，如今俺兄弟家三口儿，待趁熟去也。我昨日做下两纸合同文书^[12]，应有的庄田、

物件、房廊、屋舍，都在这文书上，不曾分另⁽¹³⁾。兄弟三二年来家便罢，若兄弟十年五年来时，这文书便是大证见，特请亲家到来，做个见人⁽¹⁴⁾也，与我画个字儿。（社长云：）当得，当得。（刘天祥念科，云：）“东京西关义定坊，住人刘天祥、弟刘天瑞、幼侄安住，则为六料不收，奉上司文书，分房减口，各处趁熟。有弟刘天瑞自愿将妻带子，他乡趁熟。一应家私田产，不曾分另，今立合同文书二纸，各收一纸为照⁽¹⁵⁾。立文书人刘天祥同亲弟刘天瑞，见人李社长。”（社长云：）写的是，等我画个字，你两个各自收执者。（画字科。）（正末云：）既有了合同文书，则今日好日辰，辞别了哥哥嫂嫂，引着孩儿，便索长行⁽¹⁶⁾。亲家，我此一去，只等年成熟时便回家来，你是必⁽¹⁷⁾留这门亲事，等我回时，成就此事。（刘天祥云：）兄弟，你出路⁽¹⁸⁾去，比不得在家，须小心着意⁽¹⁹⁾者。有便，频频的稍个书信回来，也免的我忧念。（正末云：）哥哥放心，您兄弟去了也。（唱：）

【仙吕赏花时】两纸合同各自收，一日分离无限忧。辞故里，往他州，只为这田苗不救，可儿的⁽²⁰⁾心去意难留。
(正末、二旦、俫儿同下。)

(刘天祥云：)亲家，俺兄弟去了也。有劳尊重，只是家贫不能款待，惶恐，惶恐。(社长云：)这也不消⁽²¹⁾，在下就告回了。正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²²⁾。(同下。)

[1]《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录鬼簿续编》著录，作《清官断合同文字》，《杂剧选》作《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简称《合同文字》。皆失载作者姓名。今存《杂剧选》本、《元曲

选》本。《杂剧选》的题目、正名作“狠伯娘打伤孝顺侄男，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元曲选》的题目、正名作“刘安住归认祖代宗亲，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剧写刘安住的伯母为了独占家财，不认从远乡归来的侄儿，还把安住带回来的当初分家时的合同文书骗取到手，拒不承认。后经包拯用计，赚回合同文字，终使安住得以认祖归宗。今存两刊本，《元曲选》本较为流行，其中一、二、三各折比《杂剧选》本多六七支曲牌，另有七八支曲子文字上有差异，余则大致相同。故事来源无可考，《清平山堂话本》中收有《合同文字记》，与此颇有出入，可以参看。后来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卷三十三《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亦敷衍其事，可见此传说在民间颇有影响。此剧主要赞颂了包拯的公正机智和刘安住的孝行，表扬了潞州店主张秉彝的信义，同时对刘天祥之妻杨氏混赖合同文书，图霸家产，给予了应得的谴责和惩罚。全剧情节曲折，曲词朴实自然，是一本反映家庭遗产继承问题的比较成功的作品。

- [2] 冲末——元剧角色名。元剧中扮演正面人物的男演员，一般均称末，相当于明代以后的生角。末有正末、副末、外末、小末之分。冲末在剧中最先登场，但不一定是剧中主要人物。
- [3] 捣旦——旦在元剧中扮女角。脸上搽粉抹黑者称做捣旦，相当于花旦。元·夏庭芝《青楼集》“李定奴”条：“凡妓，以黑点破其面者为花旦”者，是也。近人王国维《古剧脚色考》：“至元剧，而末、旦二色支派弥多。……旦则正旦外，有老旦、大旦、小旦、色旦、搽旦、外旦、旦儿。”搽旦，亦作茶旦，《智勇定齐》二折〔要孩儿〕白：“（茶旦云：）有甚打紧？”
- [4] 俫儿——元剧中扮小孩的角色曰“俫”。始见于金院本《酸卖

俫》(见《辍耕录》卷二十五)。亦作俫人、俫儿、徕儿。《集韵》：“徕，或作俫。”儿，名词语尾，无义。

[5]运智——经营的智慧。《勘头巾》一折：“自家无运智，却道世途艰。”语意正同。

[6]作家——意为治家、兴家立业。《晋书·食货志》：“桓帝不能作家，曾无私蓄。”亦作做家、做人家、做下人家。如：《罗李郎》一折〔油葫芦〕白：“想老夫少年时做家呵，(唱：)〔天下乐〕俺也曾蚤起迟眠使计谋。”《东堂老》四折〔乔牌儿〕白：“你也回心，俺们也回心，如今帮你做人家哩。”《救孝子》一折白：“辛苦的做下人家，非容易也呵！”

[7]大嫂——宋元时丈夫对妻子的习惯称呼。《老生儿》一折白：“大嫂，你不知，我老实说，我当日与你空做女婿，为你父亲无儿，久以后这家缘家计都是我的。”是其证。到明代，公姑对儿妇，亦借称大嫂。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方言)：“公姑呼儿妇曰大嫂、二嫂。”

[8]婆婆——称谓颇杂，随文而异：有时指祖母(见《合汗衫》四〔得胜令〕白)；有时指母亲(见《董西厢》卷五〔正宫·应天长〕)；有时泛指老妇人(见《桃花女》楔子彭大白)；有时儿妇称婆母(见《窦娥冤》一〔一半儿〕白)；有时指鸨母(见《盛世新声》小令〔普天乐〕)；有时指妻子。这里即指最后一义。

[9]六料——即“料”，原指料豆(黑豆)，指牲畜、禽类的饲料。这里泛指农作物(粮食)。“六”是约举，言其多也。六料亦简作“料”，《新五代史·东汉世家》：“(刘)曼归，为黄骝(马)治厩，饰以金银，食以三品料，号‘自在将军’。”《陈州粜米》楔子〔仙吕赏花时〕：“只为那连岁灾荒料不收，致使的一郡苍生强半流。”

- [10] 分房——即分家，分开家产，各自营生之意。《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明皇以后，诸王不出阁，不分房，子孙阙而不见。”
- [11] 赶熟——指由灾区到粮食收成好的地方去谋生。亦作趁熟、趁食，今谓之逃荒，宁夏方言，呼之为吊庄。
- [12] 合同文书——在两方或几方合伙办事时，为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而订立的共同遵守的条文。此指记载全部家产一式两份的执照。
- [13] 分另——分开。此指分家。按：分、另同义。凡物两分者皆曰另。《玉篇》卷五：“另，别也。”
- [14] 见人——即证见人。《勘金环》四折〔得胜令〕白：“这状上怎生无个证见人那？”
- [15] 照——证明，凭据。《古今小说》卷三十三：“我与你十万钱，把件物事与你为照去支讨。”义与此同。
- [16] 便索长行——就要远走了。《齐天大圣》一折〔金盏儿〕白：“真君，你便索长行也。”义与此同。
- [17] 是必——务必，一定。
- [18] 出路——出门上路，此指逃荒在外。
- [19] 着意——留心，注意。犹今云“着志”。
- [20] 可兀的——句中衬字，无义。
- [21] 不消——不必，不用，无须。《朱子全书·论语六》：“尹氏云：‘命不足道。’盖不消言命也。”是宋语已然。
- [22] 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宋元人习用语，意为各走各的路。

第一折

(外⁽¹⁾扮张秉彝同旦儿郭氏上。)(张秉彝云：)自家潞州⁽²⁾高平

县下马村人氏，姓张名秉彝，浑家⁽³⁾郭氏，嫡亲⁽⁴⁾两口儿家属，寸男尺女皆无，颇有些田地庄宅。因为东京⁽⁵⁾六料不收，分房减口，近日有一人唤做刘天瑞，引着他浑家也是张氏，有个孩儿唤做安住，今年三岁，生的眉清目秀，是好一个孩儿也。我因见刘天瑞是个读书的人，收留他在我店房中安下。也是他的造化⁽⁶⁾低，谁想两口儿染成疾病，一卧不起。小二哥说他好生病重。大嫂，咱那里不是积福处，你的旧衣服将着两件，我的旧衣服也将着两件，咱望他两口儿去来。（同下。）

（店小二⁽⁷⁾上，云：）自家店小二的便是。这是张秉彝家店房，近新来⁽⁸⁾有三口儿趁熟的，到这店中安下，不想他两口儿患病，一日重似一日。人说我穷，他两个还比我穷。莫说道他两口儿迎医服药，连衣服也没的半片，饭食也没的半碗，怎么将养的这病好？我如今不免扶持出来，看看他气色。嗨！也可怜，多分⁽⁹⁾要呜呼了也。（正末同二旦、俫儿上，云：）自家刘天瑞，自从离了哥哥、嫂嫂，到这潞州高平县下马村张秉彝员外店中安下，多蒙这员外十分美意，并不曾将俺做那外人看待。争奈⁽¹⁰⁾自家命薄，染了这场疾病，一卧不起。二嫂，怎生是好也？（二旦云：）眼见的俺两口儿这病，觑天远，入地近⁽¹¹⁾，无那活的人也。（正末唱：）

【仙吕点绛唇】拙妇熬煎，主家方便，相留恋，直着俺住到来年，谁想天不从人愿。

【混江龙】俺则为人离乡贱⁽¹²⁾，强经营生出这病根源。拙妇人女工勤谨，小生呵农业当先。拙妇人趁着灯火邻家宵绩纺，小生呵冒着风霜天气晓耕田。甘受些饥寒苦楚，怎当的进退违遭⁽¹³⁾。现如今山妻⁽¹⁴⁾染病，更被他幼子牵缠。

回望着家乡路远，知他是兄嫂高年，好教我眼巴巴没乱杀，难相见。枉了也离乡背井，落的个赤手空拳。

(二旦与正末文书科，云：)二哥，我这穷命，只在早晚了也。你收拾这文书，保重将息者。(二旦做死状科。)(张秉彝上，云：)可早来到店中也。君子，你那病体如何？(见正末科，云：)呀！原来你浑家亡了也。你如今也有些钱钞，发送你的浑家么？(正末唱：)

【油葫芦】量小生有甚人情有甚钱，苦痛也波天^[15]！则为那家私^[16]生受^[17]了二十年。要领旧席铺停柩^[18]无一片。要领好衣服妆裹^[19]无一件。(张秉彝云：)君子，你不须烦恼，我这里都已备下了也。(正末唱：)谢员外断^[20]济惠^[21]，谢员外肯见怜。(带云：)小生若不得员外呵，(唱：)则俺这人离财散，央亲眷，兀良^[22]，谁赍发^[23]与我一根椽？

(做悲科。)(唱：)

【天下乐】妻也，知他是你命难逃我命蹇^[24]。我想从也波^[25]前，也是宿世缘，将重孝不披轻孝来穿。想着你恩共情，想着你贞共贤，我甘心儿与你驾灵车，哭少年。

(张秉彝云：)小二哥，着人来抬的二嫂出城外，拣个高原去处，好好的埋葬了者。(抬下。)(正末云：)员外，我也送他一送咱。(张秉彝云：)你是个病人，那里送的？便不送也罢。

(正末做悲科，云：) 妻也，我为着你呵。(唱：)

【那吒令】念不出消灾的善言^[26]，烈^[27]不得买路的纸钱^[28]。(张秉彝云：)我代你送出去。(正末云：)怎敢劳动员外。(唱：)我可也放不下殃人的业冤：一片心迷留没乱^[29]焦，两条腿滴羞笃速^[30]战，恰便似热地上蚰蜒^[31]。

(做走科。)(唱：)

【鹊踏枝】我甫^[32]抬身到灵柩边，待亲送出郊原，不觉的肉颤身摇，眼晕头旋，挪一步早前合后偃。(正末做倒科。)(唱：)哎哟！叫一声覆地翻天。

(云：)员外，小生有句话敢说么？(张秉彝做扶科，云：)你有什么话？你说！(正末云：)小生东京义定坊居住，哥哥刘天祥，小生刘天瑞，因为六料不收，奉上司的明文，着分房减口。哥哥守着祖业，小生三口儿在此趁熟。当那一日，立了两纸合同文书，哥哥收一纸，小生收一纸，怕有些好歹，以此为证。只望员外广修阴德，怎生^[33]将刘安住孩儿，抬举^[34]成人长大，把这纸合同文书，分付与他，将的俺两把儿骨殖^[35]，埋入祖坟，小生来生来世，情愿做驴做马，报答员外，是必休迷失了孩儿的本姓也。(唱：)

【柳叶儿】则被那官司^[36]逼遣^[37]，他道是没收成千里无烟。着俺分房减口为供膳，因此上携宅眷、撇家缘^[38]，图一个苟活偷全。

(张秉彝云：)元来你的家缘家计，都在这一纸合同文字上哩。

(正末唱：)

【青哥儿】虽则是一张儿合同合同文券，上写着一家儿庄田宅院，这便我久后归宗的证明显。趁如今未丧黄泉，叮咛你大德高贤，等孩儿长大时年^[39]，交付他收执依然。遮莫^[40]杀颠沛流连，休迷失水木根源。这便是你张员外种下的福无边，天须见。

(张秉彝云：)我知道了，等你孩儿长大成人，交付与他，回还你祖家去也。(正末云：)员外，俺那孩儿呵，(唱：)

【寄生草】他目下交三岁，你若抬举他更数年，常则是公心教训诚心劝，教的他为人谨慎于人善，不许他初年随顺中年变；俺便死也难忘你这天高地厚情，员外你则可怜见，小冤家少母无爹面。

(张秉彝云：)君子，你自挣閼^[41]，这都在我身上，决不负你所托也。(正末云：)员外，我这一会儿不好了，扶我外间里去罢。(做扶科。)(正末唱：)

【赚煞尾】不争^[42]我病势正昏沉，更那堪^[43]苦事难支遣^[44]。忙赶上头里的丧车不远，眼见得客死他乡有谁祭奠？(带云：)儿也，你若得长大成人呵，(唱：)你是必休别^[45]

了父母遗言，将骨殖到梁园^[46]；就着^[47]俺那祖父的坟前，古树林峰好墓田。员外，则你便是我三代祖先。我又无甚六神亲眷^[48]，可怜见俺两房头^[49]这几口儿都不得个好团圆。（下。）

（张秉彝云：）好可怜也！他家三口儿来到我这里，老两口儿都死了。则留下这个小的，刚交三岁。他又无甚亲眷，就留在我家中，抬举的他成人长大，着他回去本乡，认了伯父伯娘。着他一家儿团圆，也见的我久要不忘之意^[50]。（诗云：）两口儿身亡实可怜，留下孩儿尚幼年。待他长大成人后，须教骨肉再团圆。（下。）

音 释

迷音屯 遣音氈 颤音战 晕音运 券音劝
阒音债

〔1〕外——元剧角色名，外末、外旦、外净的省文。“外”成为角色名，最早出现于南戏《张协状元》中，既扮张协之父，又扮胜花女之母，可见外色在当时男女皆扮。后来在南戏和传奇中，则多饰次要角色或老年角色。恰如《南词叙录》中“生之外又有一生”的注解。近人王国维《古剧脚色考》亦云：“曰冲、曰外、曰贴，均系一义，谓于正色之外，又加某色以充之也。”

〔2〕潞州——地名，在今山西省东南部。

〔3〕浑家——这里指妻子。清·钱大昕《恒言录》卷三：“称妻曰浑家，见郑文宝《南唐近事》。”